



主办单位  
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晋江农商银行 泉州晚报社

投稿邮箱：qingyuan@qzwb.com  
(邮件主题请注明“乡情城韵 共富共美——晋江乡村文化记忆”主题征文比赛，欢迎400万像素以上的配文照片、3分钟以内短视频)

在初中，作为《安海月报》的少年记者，我曾跟着编辑老师骑着自行车去探访过西溪寮村。三十年时光流转，这个位于镇郊的小村在我心里再次泛起涟漪，缘于几番周折才联系上的同学阿浩以及我们筹备的共同聚会。“每年清明我都会回安海，到时候来西溪寮家里喝茶。”微信里老同学的声音，满是意外和惊喜，驱散了寻觅的疲惫。阿浩的邀约，也像一把无形的钥匙，悄然开启了深锁的记忆门扉。

查阅词典，“寮”释为“长排房”，但我更倾心《说文解字》里“寮，小窗也”的意境。阿浩，恰如那扇开启的“小窗”，让我得以窥见西溪寮的底蕴。他提及，村中蔡氏一世祖乃南宋宝谟阁大学士蔡次傅。元军入侵时，蔡次傅追随理宗避祸闽地，四子血战殉国，他便携孙儿历经劫难，最终在此地开枝散叶。

循着阿浩的指引，我步入村腹地。一座静默的古厝如凝固的时光坐标映入眼帘。这座蔡家娇宅的燕尾脊刻得青空，门楣上“宝漠世泽”四字石刻，在阳光下温润生辉，呼应着远祖的荣光。推开厚重的木门，揭幕处石雕双龙灯跃动如初，喜鹊仿佛仍衔着百年前的吉祥祈愿，檐角木刻的山水花鸟虽蒙岁月尘土，其间流转的生机依旧呼之欲出。这抹撩动心魄的闽南红，分明是一座遗落民间的艺术殿堂。

穿行于二进五开间的幽深院落，墨香氤氲，如经久不衰的血脉。厅堂前“善最



的梁枋重焕筋骨，斑驳的彩绘再现祥云瑞兽，拓印家训装点的展室次第生辉。这座古厝也蜕变为微型博物馆，百年家风向尘世敞开深情的襟怀。

步出重门回望，夕阳镀金，为燕尾脊镀上温暖的流光。这座砖红的院落，曾目送少年奔赴硝烟，承载过南洋家书的忐忑与期许，如今又温柔凝视着孩童在新建的“丽雅楼”前追逐嬉戏。乡村振兴的密码，或正藏于这新老交替的无声凝视中。孩子们欢跑时，偶尔会被院中晾晒面线的竹架牵绊脚步，那些细若游丝的银线，正以新姿续写古老的故事。当无人机掠过，千缕银丝与红砖古厝交织成画，恰似“宝漠世泽”的现世注解——传统与现代在此如面线般柔韧相融，织就了生生不息的乡村经纬。

当蔡氏后人从四方归来，仰视门楣上高悬的“宝漠世泽”，百年家训便顺着血脉悄然搏动。正如诗人所感：“红砖墙，无论怎么斑驳，都是我的胎记。”这撩人的闽南红，早已不仅是砖瓦的色彩，它是流淌的文脉，是坚韧的血性，是在红砖白石间铸就的永恒家国印记。



扫描  
二维码阅读征文作品

乐，绩德为先”的联语，是祖辈穿越时空的谆谆叮咛；护厝房内朱熹诗句的残痕，默默印证着理学在此地的深植。还有梁柱上颜真卿《争座位帖》的警句拓痕：“盖太上有立德，其次有立功，”笔锋如刀，好似已刻入后世子孙的魂灵。这些以黑漆为底、朱砂勾勒的书法，正是蔡家娇以文脉淬炼家风的苦心孤诣。蔡氏族人世代相传的，不唯有诗书家训，还有那自给自足的手艺。每逢节庆，族中妇女于庭院揉面，面团在掌心翻飞如燕，经九拉九扯终成银丝，晾晒时如月华倾泻竹架，那细若发丝的面线，是婚宴上“长命百岁”的祝福，也是游子魂牵梦萦的“古早味”，装入红漆食盒远渡重洋，让亲人在舌尖尝到故土的滋味，更系着血脉深处的牵念。

宅院深处，一扇普通的房门静默诉说着南洋烟波里的深情。大房门上竖写的“居安资深”四字，是家族血脉的“隐秘密码”。蔡家娇与过继南安漳州寮的胞兄蔡资深虽隔重洋，却在菲岛相互扶持，而蔡家娇虽自建大厝，却将位置最佳的大房留给未能在家乡建房的二哥。这份情谊最终化为泽被乡梓的义举——兄弟二人捐出二百大银重修安平桥，芳名并镌于水心

所幸古厝未成绝响。2019年，这座镌刻家族命运与乡土记忆的建筑终被列入晋江市文物保护名录。蔡氏后人慨然自筹，政府襄助，延请匠人循古法修葺。朽蚀

的横梁上钻孔、打螺丝和吊钉。那天电钻的轰鸣声在旧厝里响起时，檐下燕窝里的燕子还被惊得扑棱棱飞起，绕着厝顶转了几圈才落回巢里。父亲也没闲着，师傅要螺丝刀就赶紧递过去，要卷尺就帮忙取来，他的眼睛还紧盯着钻好的孔，生怕位置偏了。等到吊扇支架稳稳挂在吊钉上，父亲还不忘叮嘱师傅拿绳子将支架捆扎结实，再把扇叶装上去。

扇叶装好，父亲又反复检查了电线和开关，连绝缘胶带都要多缠两圈，忙得后背的汗把衬衫浸出了深色印记。按下开关的瞬间，扇叶缓缓转动，凉风裹着旧厝里的木头味道扑面而来。母亲坐在竹椅上，拢了拢被吹乱的头发，笑着对父亲说：“这下就不怕热了，孩子们也能睡个好觉。”

此后的日子，这台吊扇成了旧厝里最忙碌的“成员”。盛夏正午，我趴在八仙桌上写作业，吊扇转得慢悠悠，风里混着母亲在厨房熬绿豆汤的甜香。“秋老虎”肆虐时，父亲会把吊扇的开关调快一档，再陪着我坐在厅堂里看电视。扇叶“切割”空气的声音，和电视里的戏曲声、我们的笑声缠在一起。农忙时节不必说，父母从田里归来，裤脚沾着泥土，一进门就把吊扇的风速调到最大，呼呼的风里仿佛裹着稻穗的清香，转眼就吹走了父母一身的疲惫。

三十多年悠悠而过，吊扇始终兢兢业业地运转着，基本

从未出现过需要维修的情况。除了有一年初秋，它忽然停止转动，父亲踩着凳子，仔仔细检查了整整一下午，才发现是开关接触不良。之后更换变速器开关，吊扇再没出过其他故障。

如今，旧厝的墙皮早已斑驳，露出里面的砖石，横梁上的水泥板被烟熏得发黑，连当年师傅帮忙钻孔的痕迹也都淡了。但那台吊扇还在，扇片上积了一层薄灰，是时光留下的印记，转起来时发出的声响变得有些厚重，不像从前那样轻快，却依旧稳稳地送着风。上次回旧厝，我踩着凳子擦扇叶上的灰，又想起父亲常念叨的那句话：“当年买吊扇，只想着能给你们吹凉，没想到用了这么久。”风从扇叶间吹出，拂过脸颊时，我忽然明白，这风里藏着的不只是清凉，还有父亲藏在岁月里的爱和一整个家的安稳与温暖。

到了白天，豆生巷又变了模样，成了热闹的小商品市场。各式各样的电子产品、墨镜、手表、折叠晴雨伞、花衬衫、喇叭裤等商品琳琅满目，摊位一个紧挨着一个。“三用机”播放的欢快旋律弥漫在空气中，吸引着行人驻足挑选。我们单位就在巷中间，我闲下来时总会站在门口看热闹，瞧着人们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似的，对着满摊商品啧啧惊叹。有一回，我也忍不住掏钱花三十元买了一块全自动手表，那个会自动跳转日期和星期的表盘，让我爱不释手了好长一段时间。

如今，这条巷子里的乐声与光影，早被岁月酿成了难忘的回忆。它藏在时光深处，每当我想起，就像又站在了当年的宿舍窗前，听着熟悉的旋律，看着满巷的热闹，余韵悠长。



事到手，且莫急，便要缓缓想；想到时，切莫缓，便要急急行。



## 豆生巷里的“乐声”

□曾耀文

豆生巷静卧于泉州老城区一隅，东起中山南路，西抵厚德街。过去巷中不少店家售卖豆芽，闽南语将豆芽叫做“豆生”，因此这条巷子便得名“豆生巷”。20世纪80年代初，我工作的单位就在这条巷子里，每当暮色漫过青石板路，隔壁乐器厂飘出的旋律，也成为我最熟悉的黄昏背景音。

那时乐器厂常邀音乐老师来教职工演奏乐器。夏夜闷热，厂里的窗户总敞开着，暖黄的灯光裹着乐声漫出来，悠扬缠绵的声音是二胡拉出的曲调，琵琶的声响听起来如珠落玉盘，笛子吹奏的动听旋律则好似会在屋檐下打转，偶尔还能从中“捕获”几缕小提琴拉出的调子。这些声音混在一起，也好似一场不请自来的露天音乐会，住单位二楼宿舍的我，那时总爱靠在窗前欣赏，常常一听就入了迷。有时望着窗外弹奏乐器的人影，也会心生羡慕，想着若能进乐器厂，亲手摸一摸那些会“唱歌”的乐器，该有多好。

当时的乐器厂不仅生产传统民族乐器，还制作西洋乐器，比如引进钢琴半成品进行组装，再销往全国各地。不少音乐爱好者也会专程来豆生巷，只为挑一件合心意的乐器。感觉那时连巷子里的风，好似都沾了几分乐韵。

这条巷子的热闹，可不只在乐器厂。南侧的电影院是以前出了名的“观影圣地”，一到晚上，人流便往这儿涌，住得近的人步行来，远些的人就骑着单车穿街过巷赶来。那时电影院的室内停车场和广场上，自行车经常停得满满当当，车把上挂着的网兜、坐垫上搭的外套，都是独属于那个年代的烟火气。1982年《少林寺》上映时，场面更是火爆，几乎每场电影票都早早售罄，就连我乡下老家的亲戚也天天打电话来，托我帮忙买票。过去电影散场时是最热闹的，人流从影院涌出来，瞬间将窄窄的巷子堵得水泄不通，让人寸步难行。

到了白天，豆生巷又变了模样，成了热闹的小商品市场。各式各样的电子产品、墨镜、手表、折叠晴雨伞、花衬衫、喇叭裤等商品琳琅满目，摊位一个紧挨着一个。“三用机”播放的欢快旋律弥漫在空气中，吸引着行人驻足挑选。我们单位就在巷中间，我闲下来时总会站在门口看热闹，瞧着人们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似的，对着满摊商品啧啧惊叹。有一回，我也忍不住掏钱花三十元买了一块全自动手表，那个会自动跳转日期和星期的表盘，让我爱不释手了好长一段时间。

如今，这条巷子里的乐声与光影，早被岁月酿成了难忘的回忆。它藏在时光深处，每当我想起，就像又站在了当年的宿舍窗前，听着熟悉的旋律，看着满巷的热闹，余韵悠长。



20世纪90年代，我们一家人挤在闽南旧厝里，每到夏末初秋，空气仍裹着热浪涌进屋内，让人燥热难耐。父亲看孩子们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额头上汗常把枕巾打湿，便暗下决心要买台吊扇。为此，他省吃俭用，攒了好几个月的工资，才终于凑够买吊扇的钱。

记得那天父亲一大早就骑着自行车，直奔安溪县城的百货商店。在那里选了半天，才挑中一台“飞鹰”牌三叶吊扇。他说这台吊扇的扇叶够宽，风量一定很足。回家后，安装吊扇成了一件要事，即使已是正午，父亲也顾不上休息，立马搬来家里最高的木凳，站在上面仰头看厝顶，试图寻找安装吊扇的最佳位置。不过手边没有趁手的工具，父亲只得请师傅来帮忙在厅

堂的横梁上钻孔、打螺丝和吊钉。那天电钻的轰鸣声在旧厝里响起时，檐下燕窝里的燕子还被惊得扑棱棱飞起，绕着厝顶转了几圈才落回巢里。父亲也没闲着，师傅要螺丝刀就赶紧递过去，要卷尺就帮忙取来，他的眼睛还紧盯着钻好的孔，生怕位置偏了。等到吊扇支架稳稳挂在吊钉上，父亲还不忘叮嘱师傅拿绳子将支架捆扎结实，再把扇叶装上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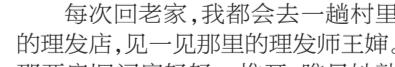
扇叶装好，父亲又反复检查了电线和开关，连绝缘胶带都要多缠两圈，忙得后背的汗把衬衫浸出了深色印记。

按下开关的瞬间，扇叶缓缓转动，凉风裹着旧厝里的木头味道扑面而来。母亲坐

在竹椅上，拢了拢被吹乱的头发，笑着对父亲说：“这下就不怕热了，孩子们也能睡个好觉。”

此后的日子，这台吊扇成了旧厝里最忙碌的“成员”。盛夏正午，我趴在八仙桌上写作业，吊扇转得慢悠悠，风里混着母亲在厨房熬绿豆汤的甜香。“秋老虎”肆虐时，父亲会把吊扇的开关调快一档，再陪着我坐在厅堂里看电视。扇叶“切割”空气的声音，和电视里的戏曲声、我们的笑声缠在一起。农忙时节不必说，父母从田里归来，裤脚沾着泥土，一进门就把吊扇的风速调到最大，呼呼的风里仿佛裹着稻穗的清香，转眼就吹走了父母一身的疲惫。

三十多年悠悠而过，吊扇始终兢兢业业地运转着，基本



每次回老家，我都会去一趟村里唯一的理发店，见一见那里的理发师王婶。只要那两扇旧门扉轻轻一推开，瞧见她熟悉的笑脸探出来，我就觉得像是卸下满身的疲惫，连同那些盘踞心头的焦虑与烦躁，也跟着消散许多。每每听着王婶熟稔的招呼，闻着淡淡的皂香，仿佛一下子也回到无忧无虑的小时候。

早年间，村里没有专门经营理发生意的店铺。年少时为了应对学校的仪容检查，我经常与小伙伴一起去邻村的理发店剃头。直到懂得理发的王婶嫁来村里，又把自家闲置的东厢房收拾出来，在里面挂起镜子、支起椅子、摆上工具，村里才总算有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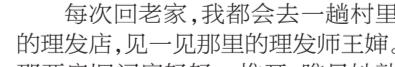
## 旧厝里的老吊扇

□马廷灯

在竹椅上，拢了拢被吹乱的头发，笑着对父亲说：“这下就不怕热了，孩子们也能睡个好觉。”

此后的日子，这台吊扇成了旧厝里最忙碌的“成员”。盛夏正午，我趴在八仙桌上写作业，吊扇转得慢悠悠，风里混着母亲在厨房熬绿豆汤的甜香。“秋老虎”肆虐时，父亲会把吊扇的开关调快一档，再陪着我坐在厅堂里看电视。扇叶“切割”空气的声音，和电视里的戏曲声、我们的笑声缠在一起。农忙时节不必说，父母从田里归来，裤脚沾着泥土，一进门就把吊扇的风速调到最大，呼呼的风里仿佛裹着稻穗的清香，转眼就吹走了父母一身的疲惫。

三十多年悠悠而过，吊扇始终兢兢业业地运转着，基本



每次回老家，我都会去一趟村里唯一的理发店，见一见那里的理发师王婶。只要那两扇旧门扉轻轻一推开，瞧见她熟悉的笑脸探出来，我就觉得像是卸下满身的疲惫，连同那些盘踞心头的焦虑与烦躁，也跟着消散许多。每每听着王婶熟稔的招呼，闻着淡淡的皂香，仿佛一下子也回到无忧无虑的小时候。

早年间，村里没有专门经营理发生意的店铺。年少时为了应对学校的仪容检查，我经常与小伙伴一起去邻村的理发店剃头。直到懂得理发的王婶嫁来村里，又把自家闲置的东厢房收拾出来，在里面挂起镜子、支起椅子、摆上工具，村里才总算有了

## 取一缕花香伴时光

□潘朝红

用自己的零花钱买一小束花送我。有时是几朵康乃馨，有时是一支向日葵，还有时是小雏菊或白栀子。这些漂亮的花儿插进透明玻璃瓶，能养好几天。等花香渐渐淡去，花瓣簌簌落下，我便检几片夹进常看的书里。瞧着书页间的干花，我总会有种时光倒流的感觉，不禁想起自己的年少时光。

在乡下生长大的我，童年总爱跑去屋后的山野寻找各种野花。春天时，漫山遍野的连翘花、野桃花、山杏花，都是我的最爱。夏天时，红色艳丽的山丹丹、野蔷薇，还有被家乡人唤作“燕子花”“兔子花”的野花，也被我抚摸过无数回。到了秋天，那一丛丛野菊，也常引我驻足欣赏，舍不得挪开眼。就连冬天，寒风里线条挺拔的枯枝，在我眼里也是可爱的“花”。我经常在山里待上

一整个清晨或午后，临走还不忘采一把野花带回。

成年后，生活的琐碎与压力裹着我，眉头总不自觉皱着，早忘了日子该有的诗意。

直到有一天，先生去菜市场买菜，路过一个菜摊，发现摊前摆着一些多枝月季。摊主阿婆见他盯着那些月季花看，笑着问：“挑几支吧，不要钱，带份好心情回家。”收到先生带回的那束月季，我惊喜不已，将它们插进花瓶后，还坐在旁边看了好久。女儿瞧见了，好奇地问：“妈妈，原来你这么喜欢花呀？”我点点头，忽然想起之前朋友从云南寄来的包裹，里面是一大束紫色风铃，拆开

时满室飘香。我凑近深吸一口气，感觉花香裹着自己，也像把朋友的心意紧紧拥入怀中。

从那以后，我开始给自己买花，有时挑粉柔的芍药，有时选的是热烈的玫瑰或淡雅的百合。

我把这些花插进花瓶摆在办公桌的电脑旁，工作累了抬头一看，花团锦簇、香气沁鼻，好似疲惫和烦恼也在花香里慢慢消散了。

如今再看花儿，我眼前会浮现女儿娇嫩如花的笑容，想起她一次次递来的花束，也会忆起童年时漫山遍野的野趣和五湖四海那些如花儿般璀璨、灵魂满是芬芳的朋友。

原来花从不是无用的点缀，而是生活里的小确幸。哪怕日子再忙，记得“请”一束鲜花作伴，让花香萦绕在平凡的时光里，让灵魂满是芬芳。

如今再看花儿，我眼前会浮现女儿娇嫩如花的笑容，想起她一次次递来的花束，也会忆起童年时漫山遍野的野趣和五湖四海那些如花儿般璀璨、灵魂满是芬芳的朋友。

原来花从不是无用的点缀，而是生活里的小确幸。哪怕日子再忙，记得“请”一束鲜花作伴，让花香萦绕在平凡的时光里，让灵魂满是芬芳。

如今再看花儿，我眼前会浮现女儿娇嫩如花的笑容，想起她一次次递来的花束，也会忆起童年时漫山遍野的野趣和五湖四海那些如花儿般璀璨、灵魂满是芬芳的朋友。

原来花从不是无用的点缀，而是生活里的小确幸。哪怕日子再忙，记得“请”一束鲜花作伴，让花香萦绕在平凡的时光里，让灵魂满是芬芳。

如今再看花儿，我眼前会浮现女儿娇嫩如花的笑容，想起她一次次递来的花束，也会忆起童年时漫山遍野的野趣和五湖四海那些如花儿般璀璨、灵魂满是芬芳的朋友。

原来花从不是无用的点缀，而是生活里的小确幸。哪怕日子再忙，记得“请”一束鲜花作伴，让花香萦绕在平凡的时光里，让灵魂满是芬芳。

如今再看花儿，我眼前会浮现女儿娇嫩如花的笑容，想起她一次次递来的花束，也会忆起童年时漫山遍野的野趣和五湖四海那些如花儿般璀璨、灵魂满是芬芳的朋友。